

變遷中的大學博物館

胡家瑜

摘要

大學博物館是在博物館發展過程中，結合大學與博物館理想的一種特殊類型產物。這類因器物教學、研究所需而產生的學術博物館，曾經對某些特定學科，如藝術史、地質學、動物學、植物學、人類學、生物學、解剖學等，在學科知識擴展和分類體系建構上提供極大的貢獻。如今在博物館重心轉移至以人為本，強調大眾服務和大眾溝通的時代取向，大學博物館應該如何回應與調適？學術化與大眾化、器物研究與社會服務，二者之間是矛盾？還是轉機？

本文將試圖探討大學博物館的緣起與發展、特性與現況，藉此分析博物館在演變發展過程中呈現的多樣性角色變化。希望能在釐清大學博物館的角色、特質和現有困境之後，有助於思考大學博物館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

前言

二十世紀後半期，現代博物館的發展進入一個重要的理念轉變時期，博物館開始在物與人之間、專業研究與大眾教育之間重新進行優先順序的選擇，在此變化之下，博物館的走向如同在平衡桿兩端點挪移換位。這一波變遷的發展趨勢，主要在強調知識訊息的傳遞是博物館存在的根本原因和最終目的；因此，觀眾的接觸和吸收成為博物館努力的重點，大家對博物館的關注也偏向其社會教育功能和與大眾溝通的功能。這種由人本精神出發的思考方式，改變了早期博物館重物輕人的缺點。不過，博物館機構也在人類社會中歷經三、四百年的發展，才逐漸由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私人收藏，演變為目前大家所共同認知的「為了教育、學習或欣賞

目的，而保存、展示和溝通自然或人類文化物證的非營利性、對公眾開放的社會服務機構」(註1)。事實上，現今這個定義下「博物館」的範圍，包含種類、性質五花八門，規模大小或設置目的也各異其趣的各種不同博物館。

對於博物館的類型劃分，近來許多研究博物館的學者提出不少質疑的看法；認為既有的分類體系不但複雜，也呈現不少問題。尤其在現今社會傾向整合、多功能的發展取向，博物館似乎應該力求突破過去的各種界限，而不必再受傳統分類的限制。但是，如要釐清博物館的角色、掌握其特性，對於博物館形態界定方式進一步的瞭解，還是有最基本的助益。一般而言，大家最為熟悉的博物館類型劃分方式，是根據藏品類型性質而區分的「藝術博物館」、「科學博物館」

、「人類學博物館」、「自然史博物館」或「歷史博物館」等；這套分類也暗示了博物館對藏品潛在的使用方向。此外，由展示方式的差異則可對比出「傳統博物館」、「戶外博物館」、「歷史建築博物館」等類型。如依據主要服務地區和營運性質的不同又可劃分出「國家博物館」、「社區博物館」和「大學博物館」等(Ambrose & Paine, 1993)。其中，「大學博物館」因歷史之悠久、類型變化之大，以及與校園聯繫關係之密切，特別能顯現出博物館在追求知識專業和滿足大眾娛樂教育期望間的特性和矛盾。因此本文將藉由大學博物館的探討，思考博物館社會意義與功能變遷造成的影響。

大學博物館如從藏品的種類來看，差異性極大，並非單一的類型(註2)。但這些博物館之間有一共同點：或營運管理方向由大學主導，或經費支助由大學提供，或收藏、建築屬於大學所擁有，因此和大學體系與理想目標有密切關係。然而，為何大學機構願意在教學和學術研究之餘，投入人力、財力、空間發展博物館這樣的場所？主要原因是由於博物館某些方面的成果和貢獻，相對而言亦可以滿足大學部分重要的需求。回顧博物館發展的歷史，大多數大學博物館的成因，可說是基於藏品科學知識追求和邏輯秩序建立的理想，因此如許多大學內的自然史博物館、地質博物館、人類學博物館、民族學博物館、考古博物館；動、植物學博物館等，都直接與系所持續而有計畫的大量採集標本，作為相關教學、研究的原始材料有關。此外，也有不少原因是由於大學在社會中扮演的學術文化領導地位，因此吸引外界大量的捐助、捐贈，造成藏品在校園的匯集，而學校也經常藉由附屬藝術博物館的設立，反映其精緻化、菁英化或領導潮流的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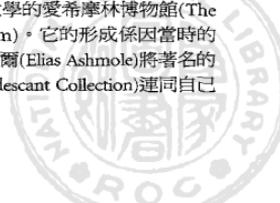
為了不同目的而在校園中設置的大學博物館，有時並不完全符合目前一般博物館定義中「公開展示機構」的基本條件。由於大學博物館偏重標本器物的收藏和研究，且以提供校內師生或相關研究者使用為主，因此經常並不重視展示，有時無展示設施而僅有收藏室，或有簡單的器物陳列，也不見得固定對外開放。這些收藏室或陳列室，在此我們還是將之列入廣義的大學博物館類別中，以便能夠更清楚瞭解這類博物館的發展與特

性，也可由此更加顯現博物館形成時，即蘊含了多樣化的本質。

大學博物館的緣起與發展

大學與博物館二者之間理想結合的雛形，可以追溯到西元前三百年左右，托勒密王朝(Ptolemies)時埃及亞歷山卓的繆思神廟—Mouseion。歷史記載中的這座神廟除了原有詞義所指的具有崇拜繆思女神的功能之外，可說是最早將博物館、研究院、大學等功能整合在一起的場所。這座學園中包含世界最具規模的紙草紙(papyrus)收藏圖書室、演講廳、實驗室、花園、動物園、步道、皇家宿舍和食堂等。此外還有不少的器物收藏，如當時著名思想家的雕像、象牙、動物皮毛、奇珍異物和天文、醫學儀器等。裡面並住著許多由皇家津貼供養的知名學者，帶領學生從事深入的學術研習工作。這個學園的理念反映出自希臘時代亞里斯多德與起西方知識體系的基本觀點：將科學研究與實物證據緊密結合，從對大自然的觀察中搜尋證據，並利用實物作為輔助教學的工具(Alexander, 1979; 尹建中, 1993)。亞歷山卓的繆思學園的建立雖然比正式大學和博物館的出現早了一千多年，但其理想和成果卻大受讚許並傳頌千古，後來輾轉成形的現代博物館即因受此理念影響，而普遍以“museum”一詞來稱呼；大學博物館形成的基本架構更是上述精神的具體實踐(註3)。

十六、十七世紀現代博物館的萌芽階段，歐洲各處聚集私人珍貴收藏開始不再僅供王宮貴族、富商巨賈賞玩，逐漸陸續對外開放給一般社會大眾參觀，在這轉型的過程中，大學校園即經常被認為是設置博物館的理想場所。歷史記載的幾個最早設立的大眾博物館都和大學有關；例如，瑞士巴塞爾市(Basel)政府為避免古物流散出境，1662年購買著名收藏家亞摩貝克(Amerbach)的私人藏品安置在巴塞爾市立大學圖書館內，1671年時正式開放大眾參觀，這不但是最早的現代博物館之一，也是最早的一間大學博物館(Warhurst, 1984)。英國第一間對大眾開放的博物館也是牛津大學的愛希摩林博物館(The Ashmolean Museum)。它的形成係因當時的律師收藏家愛希摩爾(Elias Ashmole)將著名的崔斯坎特收藏(Tradescant Collection)連同自己



的收藏一併捐贈給牛津大學，捐贈時即要求學校提供一棟獨立建築作為博物館存放這些藏品。後來牛津大學於1683年開放給民眾參觀，並提供付費導覽的服務；至今這間博物館仍然是世界知名的大學自然史博物館（註4）。早期陸續設立的大學博物館多是緣由於大批私人收藏捐贈的結果，如劍橋大學因1783年獲得沃瓦德(Dr. John Woodward)化石收藏的遺贈而設立沙吉韋克地質博物館(Sedgwick Museum)；格拉斯哥大學(Glasgow Univ.)1804年成立之韓特氏博物館(Hunterian Museum)則是奠基於韓特氏(Dr. William Hunter)的遺贈。

隨著博物館發展的興盛，十九世紀後期至二十世紀初期，可說是大學博物館的極盛時期。此時許多大學博物館設立的原因，開始不再是因為被動的捐贈；而是因為主動因應學術需求採集標本而形成的。目前不少世界首屈一指的著名大學博物館都在當時陸續成立，例如英國牛津大學的彼德瑞弗斯博物館(the Pitt-Rivers Museum, 1883)和自然科學博物館(the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1860)；劍橋大學的菲茨威廉藝術博物館(the Fitzwilliam Museum, 1816)、考古學與民族學博物館(the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1883)和古典考古學博物館(the Museum of Classical Archaeology, 1884)；倫敦大學的埃及博物館(the University College Museum of Egyptology, London, 1913)。美國哈佛大學的植物學博物館(the Botanical Museum, 1858)、比較動物學博物館(the Museum of Comparative Zoology, 1959)、皮巴德考古學與民族學博物館(the 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1866)、礦物與地質博物館(the Mineralogical and Geological Museum, 1901)、閃族博物館(the Semitic Museum, 1889)等；賓州大學的考古學與人類學博物館(the Universit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1877)；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人類學博物館(the Museum of Anthropology, 1948)。這些博物館多屬於自然史性質，它們不再僅依賴過去已有的私人收藏為基礎，而主要是受惠於基金會或富商巨賈支持贊助大學系所相關調查、發掘或探險計畫，有系統的大規模匯集標本收藏而成。

一九八〇年代，雖然博物館建設運動在世界各地蓬勃發展，新的博物館如雨後春筍

般紛紛出現，不但數量增加、種類千變萬化，分佈範圍也跨越都市到鄉村。但是對大學博物館的影響卻並非如此，反倒是對校園博物館的功能產生懷疑，對於大學校園內應否發展博物館提出激烈的爭辯。從1988年美國博物館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調查出版的「博物館正式名錄」(The Official Museum Directory)中可以統計顯現出一個現象，分佈在美國大學校園內的800多間大學博物館中，一九八〇年代之後成立的不到20間(Solinger eds., 1990)。不過，近期還是有一些頂尖的大學博物館在校內支持和經費緊縮的情況下，因私人慷慨捐贈大量珍貴收藏和提供贊助而創立，如哈佛大學的福格藝術博物館(the William Hayes Fogg Art Museum, 1981)、沙可樂博物館(the Arthur M. Sackler Museum, 1985)。這一方面反映出大學校園至今仍是被信任的，被認為是值得託付保管、研究、詮釋一流藝品的場所；另一方面也顯現出博物館的文化意義或實質功能還是有滿足大學需求之處。

今日大學博物館的現況

博物館對於現代社會的特殊吸引力與重要性，除了它保存自然和人類文化遺產、啟發促進知識增長的功能之外，還有更重要的如提昇文化地位、爭取觀光經濟資源、建立歷史記憶與族群共同意識等象徵意義與社會功能。新興起的博物館運動風潮，開始將重心轉向由人性關懷與大眾服務的角度，不同於十八、九世紀的「客觀科學知識追求」角度。這些動機因素的變化，促使博物館衍生新的生命力，但也使既有的傳統面臨新的挑戰。處於這樣的風潮下，學術化的大學博物館，受到越來越多來自社會的強烈改革開放壓力。因為從不同角度而言，大學博物館的標本收藏，除了是教學、研究的物證外，也是人類社會珍貴的文化遺產，也應負擔展示和面對社會大眾的基本責任。但是，它存在的必要因素又必須以服務大學為優先，不能放棄基本的學術發展使命。因此，要思考大學博物館未來發展的可能方向，必須先瞭解大學博物館的本質、特性和現今面臨的問題。

一般而言，大學博物館的特色是建立在學科劃分的專業基礎上；多數的大學博物館

是以學科主題為博物館建立類型。根據美國「博物館正式名錄」中的記錄可知，美國524所大學設有一間或一間以上的大學博物館。其中，許多一流大學的大學博物館甚至舉世知名，這些博物館多配合特定系所的收藏與研究主題，由學校給予空間、經費和人事上的支持，在校內設立獨立而有專題的博物館。這些大學博物館也幾乎都是由系所內的研究教授主導發展方向，因而發揮出不同於一般大眾博物館的學術特色。如表1.列出美國14所著名大學校園中設置的博物館，可以看出大部分學校都依據原有收藏重點而成立不同專題領域的博物館；唯有史丹佛大學較為例外，僅設有一間綜合性的大學博物館。

這些專題性的大學博物館，一方面和學科體系密切結合，扮演著提供教學、研究材料的角色。另一方面，也是全校師生接觸自然或文化藝術遺產和相關知識的重要場所。此外，其學術貢獻除主題相關學科之外，還對博物館學科的專業發展有不少重要影響。因為這些具有優秀大學博物館的學校，也經常由於博物館相關知識和實務經驗的累積，而有計畫的在從事高等教育的校園，建立起博物館學的訓練和教學體系，創造出另一門傳統學科之外的專業。

不過，如同前面所提，現今的大學博物館也面臨新的問題和挑戰。隨著學術風氣的變化，各學科對器物研究的重視本來已經日益衰落，系所對大學博物館收藏的教學研究應用也逐漸疏遠。在新的政治、社會、經濟環境下，大學博物館又被要求走出封閉的學術象牙塔，不應再專注於收藏物品的學術研究，而應轉為開放資源提供對社區大眾的溝通服務。大學博物館在這一連串內部興趣轉移和外界尖銳的批評聲浪下開始猶疑和反省：大學是否有必要投入精力營運大學博物館？大學博物館應該如何發展？大學博物館應該具備哪些功能，才能成為一流的大學博物館？大學博物館與一般社會大眾的關係應該如何？

對於這些問題，大學博物館開始嘗試一些不同的回應方式。有些索性將原有收藏轉移託付給外界合適的大眾博物館，不再在校園內負擔保存、展示和對大眾溝通的責任（註5）。有些則保留學術主題的方向，但改

變展示設計的風格並定期開放參觀，作為與大眾溝通分享的管道（註6）。有些則更為積極的顧及社會大眾需求和經費支援的關係，因此全力建立公關、行銷網路並精心研擬策畫大眾活動計畫（註7）。

臺灣的大學博物館

臺灣的大學院校與博物館收藏的結合關係也具有相當歷史，可以追溯自日本時代臺灣最早的大學——臺北帝國大學成立時。當時的臺北帝大受到西方觀念體系中「以實物標本作為教學和學術研究材料」的影響，與自然史相關的科系幾乎都將有計畫地採集保存標本擬定為發展方向。因此，自1928年臺北帝大創立時起，陸續有文政學部的「土俗人種學講座」（臺大人類學系前身）和理農學部的「動物學科」（臺大動物學系前身）、「植物學科」（臺大植物學系前身）、「地質學科」（臺大地質學系前身）、「農業生物學科」（臺大植物病蟲害學系前身）、「林學科」（臺大森林系前身）等都展開系統性的本土標本採集收藏，並附設標本室保存或展示。這些標本經過長期累積，其數量價值之豐富珍貴，至今仍可說是最具規模、最具代表的學科性專題收藏；而且因為配合系所的學術專長，因此無論在收藏資料記錄、分類架構建立或研究成果與理論應用上都非一般博物館所能比擬的。

據統計，目前臺灣約有10所大專學校校園內擁有博物館或較正式收藏陳列機構：包括臺大、成大、淡江、文化、輔大、實踐設計管理學院、國立藝術學院、大同工學院、復興劇校、屏東農業技術學院。其中，博物館相關收藏機構的實體總數共計有17間，除了臺大7間（註8），成大和輔大2間之外，其他學校都是1間。17間當中有10間是附屬於學系之下，1間附屬於學院，其餘6間直接附屬於學校。附屬於院系的理所當然，完全以院系的專業學科為收藏陳列主題方向；其他直接屬於學校的博物館也都配合學校特色選擇特定形態作為收藏展示方向，或藝術、或海事、或國劇、或宗教、或科學、或農機。



表1. 美國14所重要大學的博物館

學 校	大學博物館與收藏性質	總 數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Berkeley	藝術博物館、植物園、昆蟲館、科學館、古生物博物館、脊椎動物館、人類學博物館、植物標本館	9間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Los Angeles	藝術博物館、文化史博物館、植物園	3間
史丹佛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	大學博物館與藝廊	1間
賓州大學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考古學與人類學博物館、現代藝術館、植物標本室	3間
芝加哥大學 University of Chicago	藝術館、東方中心博物館、文藝復興學會	3間
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 University of Illinois -- Urbana/ Champaign	藝術博物館、自然史博物館、世界遺產博物館	3間
耶魯大學 Yale University	藝術館、英國藝術館、樂器博物館、植物園、自然史博物館、醫書館	6間
哈佛大學 Harvard University	古典藝術博物館、亞洲考古美術館、德國藝術館、視覺藝術中心、閃族博物館、比較動物學博物館、考古學與民族學博物館、植物學博物館、礦物與地質博物館、森林博物館、植物園、解剖博物館、科學儀器收藏室、植物標本室等	14間
普渡大學 Purdue University	藝術博物館、植物標本館	2間
密西根大學安娜柏分校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Ann Arbor	宏大展示博物館、古代與中世紀考古博物館、人類學博物館、藝術博物館、動物學博物館、自然科學博物館、現代藝術館、植物標本室、樂器收藏室、植物園、藥用植物園	11間
華盛頓大學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人類學博物館、藝廊、植物園	3間
亞歷桑納大學 University of Arizona	藝術博物館、人類學博物館、攝影創作館、天文館、礦石博物館	5間
墨西哥大學阿布克奇分校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 Albuquerque	隕石博物館、藝術館、人類學博物館、生物學博物館、古典藝術博物館	5間
夏威夷大學 University of Hawaii	藝術館、水族館、植物標本館	3間

(資料來源：參考The Official Museum Directory, 1988,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表2. 臺灣現有大學博物館和收藏陳列室統計表

所屬學校	附屬院系	博物館性質	大眾服務	創始時間
國立臺灣大學	農學院	農業陳列館	展示，定期開放	1964年
國立臺灣大學	人類學系	考古學和民族學陳列室	展示，不定期開放	1928年
國立臺灣大學	植物病蟲害學系	昆蟲陳列室	無展示	1928年
國立臺灣大學	森林系	林產館	無展示	1928年
國立臺灣大學	動物學系	動物標本館	無展示	1928年
國立臺灣大學	植物學系	植物標本館	無展示	1928年
國立臺灣大學	地質學系	礦物岩石標本陳列室	展示，不定期開放	1928年
國立藝術學院		傳統藝術研究中心	展示，定期開放	1982年
國立復興劇藝實驗學校		國劇陳列館	展示，不定期開放	1986年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		華岡博物館	展示，定期開放	1963年
私立大同工學院		科學博物館	展示，定期開放	1980年
私立實踐設計管理學院	服裝設計系	服飾博物館	展示，不定期開放	1985年
私立淡江大學		海事博物館	展示，定期開放	1980年
私立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系	織品服飾收藏室	無展示	
私立輔仁大學		中國天主教文物館	展示，定期開放	1985年
國立成功大學	歷史學系	歷史文物館	展示，定期開放	1976年
國立成功大學	地球科學系	地質標本陳列室	展示，定期開放	1968年
屏東農業技術學院		農業機具博物館	展示，定期開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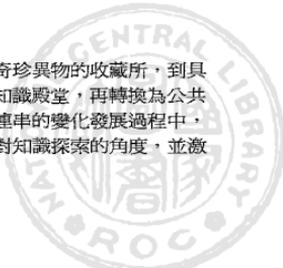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參考臺灣大學，1996；文化建設委員會，1996)

目前臺灣的大學博物館，其形成動機也多半是為了配合校內教學、研究；因此也明顯表現出學科劃分的特色，和以服務學術發展為優先取向。這些現有的大學博物館和收藏陳列機構也同樣地面臨一些嚴重的困境，包括：(1) 大學被定位為從事高等教育，很少在組織法規中能有健全的博物館人員編制，因此上面所提的16間學校博物館多無專職人員，僅由教師和學生在課餘擔負起零星的處理工作，極端缺乏整體發展和管理計畫；(2) 學校大多難以對於校內博物館提供經費支持，因此大學博物館中儲存和陳列環境普遍不佳，許多藏品的保存狀況出現問題；(3) 由於資源限制，多數大學博物館或收藏機構無展示，或有展示而不能對外開放，或有開放而僅簡單陳列，無法顧及詮釋

方法、展示技術及與觀眾的互動服務，造成與社會大眾溝通的隔絕；(4) 更重要的是，長期以來標本實物與資料管理的額外沉重負擔，加上學術思潮的轉變下，標本研究與學科知識的整合已逐漸脫離目前發展重心，致使收藏與系所之間的輔助教學研究關係已經日益疏遠，動搖大學博物館需要存在的根本原因。這些問題如何因應解決，將是未來大學博物館能夠延續發展必須思考的核心。

結論

博物館機構從奇珍異物的收藏所，到具有高度學術價值的知識殿堂，再轉換為公共的對話場域，在一連串的變化發展過程中，擴展了人類視野、對知識探索的角度，並激



發新的觀念和想法。現階段博物館與大眾關係的轉變，不僅在內部引發對博物館本質及物與人之間關係的哲學性反思，並配合外部社會改革的風潮和經濟資源的取得壓力，全面檢討傳統決策過程和權力結構的安排。隨著觀眾的角色改變，大眾不再是單純等待被教育的對象，而更加強調他們的新定位——有待服務與溝通對象。因此，展示也不再只是單向的呈現學術知識內容，更須考慮提供什麼成品，如何詮釋、設計才能符合參觀者的需求、興趣與喜好。

未來博物館將在學術化與大眾化、客觀知識追求與主觀價值建立的矛盾之間求取平衡，這種兩難情境特別鮮明地顯現在大學博物館的變化中。大學機構是學術教學研究機構，如果失去其學術特色，不能和校內系所緊密結合，滿足教學、研究需求，則終將因失去學校內部的支持而難以繼續立足於校園之內。但是，大學博物館還必須實踐博物館的社會功能，回應博物館的變遷趨勢，擴展與社會大眾甚至觀光客的關係。因此，變遷中的大學博物館，必須打破過去學術象牙塔和大眾之間的封閉關係；但是在破壞界限的同時，更應該清楚大學博物館原有的特性與價值，如此才有可能在既有的基礎和新的使命之間找到更好的平衡點。

雖然博物館的理想在於能將收藏、保存、研究、展示、教育和大眾服務等功能都整合到最圓滿、發揮到最極至的境界，但事實上所有的博物館都有其限制，無論空間、經費、人力都必須面臨投入方向的選擇，而所有的選擇都有優先順序的界定。不同類型博物館的迷人之處，也就在於它們具有不同的選擇和多樣化發展的可能性，可以突破單元價值觀的僵化限制。同樣地，博物館的新興發展趨勢，不必要一窩蜂的將所有博物館帶往同質化的大眾方向；大眾化的程度，也不見得是評量博物館是否落伍或是否跟上時代的唯一標準。

如果大學博物館具有和其他博物館不同的特性，那就是在於它的學術優先取向！因此，成功的大學博物館，必先以學術研究和既有的學門收藏特性為基礎。當然，大眾關係的變化，對於大學博物館最好的影響，是在於刺激學術機構思考如何突破過去封閉的心態，增加雙向溝通的管道。至於應該擴張多大規模的公眾服務，則除了應當考慮配合

當地其他大眾博物館的可及性和涵蓋領域做調整之外，還必須解決現有體制和資源分配限制的問題。例如：籌募基金爭取校外資源，以便設置博物館專職營運管理人員，和改善現有收藏展示設備與環境；以彈性合聘教師/研究人員的方式解決系所教學和博物館研究整合的問題；設立研究基金鼓勵研究人員對於博物館收藏的研究應用等。對於大學博物館未來的發展，可能的答案絕對不只一種；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唯有在認清自我的角色定位、掌握自我特性和解決現有問題之後，大學博物館才可能真正找到好的未來發展路線。

參考文獻

- 尹建中 1993 博物館之文化角色與象徵意義 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 49: 132~141。
- 張馨騰 1996 大學博物館的使命與功能 博物館學季刊 10(3): 17~22。
- 謝文和譯 1996 今日的大學博物館 博物館學季刊 10(3): 7~12。
-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1996 臺閩地區公私立博物館專輯——博物館巡禮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國立臺灣大學 1996 國立臺灣大學概況 國立臺灣大學。
- 臺大博物館籌備委員會籌備小組 1996 籌建臺大博物館可行性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臺大博物館籌備委員會。
- Ambrose, Timothy & Paine, Crispin. 1993. "Types of Museums", in *Museum Basics*, ICO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pp.6~9.
-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1988. *The Official Museum Directory*. Wilmette, IL: Macmillan Directory Division, National Register Publishing Company for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 Bennett, Tony. 1995. "The Formation of the Museum", in *The Birth of the Museum*, London: Routledge, pp.17~48.
- Burcaw, Ellis. 1983. "Museums and Museum Fields", in *Introduction to Museum Work*, Nashville: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State and Local History, pp.31~39.

- Hudson, Kenneth. 1987. "Fertilisation and Cross-fertilisation in the Museum World", in *Museums of Influence*, Cambridge Univ. Press, pp.1~18.
- Lewis, Geoffrey D. 1984. "Collections, Collectors and Museums: A Brief World Survey", & "Collections, Collectors and Museums in Britain to 1920", in *Manual of Curatorship: A Guide to Museum Practice*, Butterworths, pp.7~37.
- Solinger, Janet W. eds. 1990. "Directory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Museums", in *Museums and Universities: New Paths for Continuing Education*,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and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pp.239~291.
- Warhurst, Alan. 1984. "University Museums", in *Manual of Curatorship: A Guide to Museum Practice*, Butterworths, pp.76~83.

附註

- 註1. 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1973年為博物館所擬的明文定義。
- 註2. 此處所謂的大學博物館廣泛包含大學校園內的博物館和收藏陳列室；這些博物館經常是以藏品性質類型來劃分，而界定為是藝術、現代藝術、服飾、自然史、動物學、植物學、地質學、人類學、民族學、考古學、古典考古學等不同專門領域的博物館。
- 註3. 「博物館」的英文名詞museum由希臘字源mouseion轉用而來，也就是因為受到亞歷山卓mouseion的影響。
- 註4. Lewis 1984:11,25,&27; Alexander 1979:43。這個博物館正式定名為Ashmole's Museum。自此“museum”這個字正式納入《牛津辭典》的解釋中，用以指稱存放、展示收藏品之處。這個名詞也因而逐漸被大家廣泛接受，取代之前常用的詞彙如“repository”、“ark”、“cabinet”、“gallery”等。
- 註5. 如加州工技學院的古生物收藏轉移給洛杉磯自然史博物館、史丹佛大學將植物和無脊椎動物收藏轉移給舊金山科學中心。

註6. 如哈佛大學皮巴德考古學與民族學博物館九〇年代完成的「北美洲印地安原住民」展示廳；許多大學博物館也都採取這種展示改善的發展方向。

註7. 如阿拉斯加大學的大學博物館發展的觀光和原住民體育競技節日活動配合計畫。

註8. 除此之外，臺大還有海洋所的魚貝類收藏、城鄉所的建築模型收藏、公衛系的照片收藏、物理所的實驗設備收藏等，因收藏規模較小、較不正式，未列於此處。

作者簡介

本文作者現任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講師。

